

海南日报

椰子树的颂歌

万伯翱

每次到海南，看到高高的椰子树在蓝天下风姿绰约亭亭玉立，我都会感慨她不知修炼了多少年，终于扎根生长在大海边，其树干圆润坚实却又轻盈，其枝叶是经历过多少狂风暴雨的袭击，撕裂成条后才成长为如今能透风的羽状的？如今，她们一点都不兜风，再大威力的暴风雨，也难以吹破叶子或掀倒她们的身体了。

海南人当然最疼爱长年与之厮守的椰子树，当地老百姓骄傲地称她们为“天果”“天水”。

勤劳灵巧的海南人与椰树同生共患难。椰树栽培一般6年至8年即可挂果，当地老人说椰树树龄可寿达百年。早前的海南人，买不起实心竖木作住房大梁，就找了椰子树来顶替，竟也能顶半个世纪的时光。椰树浑身是宝，可制成各种工具、厨具、家具，以及弓箭，甚至用于国防工业上。各种椰壳的工艺品种琳琅满目，样样淳朴可爱。长长的绿叶可做糯米糕的包装呈上餐桌，树身的纤维可成为织布、造纸的好材料。

当然最享有盛誉的是她高高挂起的椰果，在蓝天白云间大如盆，小如碗的果实，才是真正不会污染的天赐之果呢。在大名鼎鼎的宋庆龄故乡——海南文昌，全市种植椰树达33万亩，全年产椰果约2亿个，加工后产值为15亿元人民币。海南人说，对椰树从来不需施用任何化肥，也罕有喷洒杀虫杀菌剂，也许她们天生防护能力强，很少生虫生菌，当然用不上“看病用药”了。但在15年前，一次外侵害虫侵袭海南，大批椰树受害，经过省里有关部门研究预防，花了两年时间，最终消灭了病虫害，保护了椰树健康成长。当地人都说，每天正午前摘下的天果之水最好喝，它的树干太高了，高达三十多米的树身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爬不上去的。传说中，以前的海南人都用训练过的猴子上山树摘取椰子。老人告诉我，椰子有“天

眼”，十几斤成熟的大椰子和树枝掉下来，专砸坏人。

当然，椰子果汁果肉也养育过无数赤胆忠心的人们。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就隐藏在海南岛上的热带丛林中，以椰子等热带水果为粮，挺过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而在严寒的东北，英勇善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则因为深山白雪中无法藏身，也没有一口粮果可食，加上叛徒不断出卖，最终弹尽粮绝，遭了日军毒手。海南当地人告诉我，在战争年代，伤员来不及找救急药，就直接用椰子水打点滴，因椰子水中含有饱和糖、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此，也能有效补充战士的能量。

椰子这种纯天然佳果，在海南岛到处都有（广州的椰子树不挂果，离海南最近的湛江徐闻则少许挂果），民间有传：海南岛上，哪里人多哪里的椰子树挂果就多。正月十五半夜到旺丁人家偷果，可使自己和被偷之家添丁壮口。如今大家生活都好，此不雅民俗便渐渐消逝于岁月深处。听说椰子还有美容美颜功效，含多种维生素，利尿，对消肿有特殊的功效。

椰子树为海南人民增添了巨大荣耀，超过六千职工的椰树集团制造出的“椰树牌”罐装椰汁、矿泉水是海内外著名品牌，还荣登了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宴。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很少有人没吃过海南香甜脆的椰子糖，此糖果可以和驰名中外的上海的“大白兔”比肩。椰子树在植物中属棕榈科，外行人不易辨认出棕榈与椰树姊妹之间的区别，但到海南岛上细细分辨，就能寻出相异处。虽然它们的叶子远看几乎一样，但树身有别，椰子树身直高挑，树干上没有任何枝叶旁出，直到树的顶端树冠，远望上去圆润而挺拔。而棕榈树的树干上长有隐芽隐叶，或寄生出其他植物的枝枝蔓蔓，颇显啰嗦，不够流畅。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后极为钟爱椰树，他把椰果称之为“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他还亲自把椰壳做成类似他喜欢的方形帽戴在头上。我有一座老年的苏东坡瓷像，老人右手携杖，左手捧椰子，边走边吟七律诗，在当年的荒蛮岛上留下了千古绝笔：

天教日欲饮全丝，
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澹疏中邀醉客，
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模简古人争看，
警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
东坡何事不违时。

强将勇。校长一有空就来看，脸常带欢慰。也常看他校球队来文中比赛，切磋交流。校长必看。

我在文昌中学读书的时候，看过一场精彩的排球赛，记忆犹新。

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吧。省排球队来文昌，在文城镇灯光球场与文昌县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灯光球场的三四千个座位当晚座无虚席，背后还站了一圈人。有爬上树的。附近高楼，窗口也是看客。

第一局，省队轻易取胜。到了第二局，是省队轻敌，还是县队发狠？开局不久县队比分一直领先，好像形势开始逆转。县队扣球，球球漂亮，省队拦网拦不住，防守防不牢。县队下一球，喝彩声、掌声如暴风骤雨；省队下一球，喝彩声、掌声也有，但零落得多。县队士气高涨，越打越猛，很快赢了。观众好像都舒了一口气，跑到球场边跳跃欢呼，往半空抛扇子。

第三局，好像双方都打得顺手了。一开始，比分就在我追我赶，谁欲得一分都不容易。

富老师跳起，下一球，真快！“百打百救，快打不救。”我身旁的甲同学赞道。话刚说完，省队6号冲飞奋力重扣一球，击中后排无人处。“哎呀！防守太弱，第二球击中此地了。大漏洞，他看得真准。”乙同学说。我随即叹道：“真是！鞭长莫及。”“6号是咱文昌人。”丙同学说。“是6号吗？”丁同学疑惑地问。据说省队有一籍贯文昌人。

18:18，省队要求暂停。观众席里议论声挥扇声，嘈嘈之音不绝于耳。是啊！广州下来的堂堂省队，如果输给县队，颜面何在？

眨眼间，19:19，几乎是双方同时要求暂停了。

轮到县队发球，万万想不到，球飞出了界。一下子，全场许多观众都站起来。平时发球失误都难以原谅，而这个时候……一个壮汉，怒气冲冲走向球边，有人要拦都拦不住。他对发球失误的懊恼者吼：“退出县队！不要给文昌丢脸！”然后是一连串粗言粗语。

县队输了。

有时，貌似强者而未未必是强者，貌似弱者也未必是弱者。如果来个五局三胜呢？可是，没此机会了。

大约从两岁起，每次带儿子到酒泉或者其他地方，遇到乞讨者，我和妻子都要给儿子几元钱，让他送过去，并且嘱咐他要注意方式，包括表情和递给时的动作。那时候我的单位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若不逢节假日，一家人很难得一起外出。每一次在街边看到不幸者，我和妻子都要儿子亲自去做点小善事。

这不能表明我们一家人有多善良，生活层次有多高。只觉得，鼓励儿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与人的和谐与互助，还有正确对待他人不幸的态度，才是最正确的。我年少时候在农村，家里穷，苦是必然的，除了父母和几位近亲，也没机会得到过其他人的施舍。即使成年以后，也有一段时间极端穷困，甚至可以用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来形容。那时候，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但越是渴望，越是没有。

这世界真是仁慈，也真的没有绝人之心。几年后，我的经济条件稍微好转，但我和妻子也愿意教儿子那样做，并且一直坚持。时代这东西真是不可捉摸。在儿子成长的这个年代，尽管科技发达了，各方面极为便利，但也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湮灭了，甚至被置换；可世上真正好的东西，比如人性之善美和真诚，总是会存在的、持久的，即使消失了，那也是短暂的，有朝一日，她们还会卷土重来。再者，人之为人，要想到，我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虽然不相识，甚至有些隔膜，但为他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又对自己无害，更是一种美好修为。

人世间，人的事，人类的事，说到底还是相互的、互助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来，几乎每个时刻都在接受他人的馈赠与帮助。除了自己的亲人，帮助我的人当中，有很多根本不求于我，甚至可以完全将我忽略，假如没有我这个朋友，他们会更轻松。

这使我时常觉得，尽管我一文不名，甚至有许多地方令人讨厌，但始终是有福的。我也想，对于儿子来说，不管他将来如何，成为怎样一个人，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独立生存。一个男人，一旦置身于缺乏亲缘维系与情感依赖的环境当中，又不得不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和生存，无论任何时候，具备一种宽容、悲悯、同情、理解之心，真诚与人相处，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个人品质，能够与人为善，团结合作，这一点，我相信在未来对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2010年底，我有幸调到成都，也是得益于他人的帮助。不久，妻儿也都从西北的沙漠来到了成都。大多数时间，一家人在一起，虽然环境相对陌生，但也其乐融融。儿子转学，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我就带他出去吃饭、或者散步。那时候，儿子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香与蛙声，都是诗做成的。诗人们只要拿过来便事半功倍。

这里蛙声出处显然是田野，那里离自然最近，离人类相对较远，最适宜自由歌唱。而有一段时间，青蛙受到人类极不友好的对待，青蛙仙子和青蛙仙女这些可爱的精灵，越打越猛，很快赢了。观众好像都舒了一口气，跑到球场边跳跃欢呼，往半空抛扇子。

第三局，好像双方都打得顺手了。一开始，比分就在我追我赶，谁欲得一分都不容易。

富老师跳起，下一球，真快！“百打百救，快打不救。”我身旁的甲同学赞道。话刚说完，省队6号冲飞奋力重扣一球，击中后排无人处。“哎呀！防守太弱，第二球击中此地了。大漏洞，他看得真准。”乙同学说。我随即叹道：“真是！鞭长莫及。”“6号是咱文昌人。”丙同学说。“是6号吗？”丁同学疑惑地问。据说省队有一籍贯文昌人。

18:18，省队要求暂停。观众席里议论声挥扇声，嘈嘈之音不绝于耳。是啊！广州下来的堂堂省队，如果输给县队，颜面何在？

眨眼间，19:19，几乎是双方同时要求暂停了。

轮到县队发球，万万想不到，球飞出了界。一下子，全场许多观众都站起来。平时发球失误都难以原谅，而这个时候……一个壮汉，怒气冲冲走向球边，有人要拦都拦不住。他对发球失误的懊恼者吼：“退出县队！不要给文昌丢脸！”然后是一连串粗言粗语。

县队输了。

有时，貌似强者而未未必是强者，貌似弱者也未必是弱者。如果来个五局三胜呢？可是，没此机会了。

我对青蛙向来尊重，爱护有加，这源于老师的教导，也源于青蛙自身的美丽和美妙的歌喉。儿时的一天，我在小河边游玩，看到一串青蛙腿都被穿在一条线上，在水边挣扎，试图朝不同方向努力逃窜，眼睛鼓着，望着我，下颌扇动，嘴里不停地叫着“哥哥”“哥哥”，那声音可伶又哀伤、无助，与河边碧波盈盈的水草，翩翩闪光的蝴蝶，粼粼的水波，我极不和谐。我头脑一热，将线头解

人生况味

父与子

杨献平

还小，但很乖，想法很多，有时候很有趣，也很有见地。几年时间，成都的大街上，我和儿子，手拉手，肩并肩，在人头攒动的闹市和清静的寺庙后院，一次次地步行，也会说一些话。比如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两个人轮流发表意见。儿子所说，总是出我意料。我也想到，当代的孩子们得益于信息时代，其眼光和思想都是具有开放性的，也总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和想一些问题，这是我们的成长年代无可比拟的。

有一次，我带儿子一起到洛阳路一家餐馆吃牛肉面。那家面馆是来自甘肃的一家人开的，面做得还算地道。我要了一碗揪叶子，儿子要了一碗红烧牛肉面。我又给他加了一小碟牛肉。父子二人吃完，又到家乐福买文具。走到青龙巷，忽然听到一阵悠扬却又有点悲凉的二胡声。随即看到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壮实高大；另一个腰身佝偻，几近伏地。身材壮实者眼盲，拉二胡，腰身佝偻者一只手拉着他那污垢发黑的后衣角，头和脸几乎弯曲到了壮实者的膝盖，一只手端着一只铝盆子。

我和儿子站住。儿子仰头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他。我掏出五块钱，递给儿子；儿子走过去，放在那面盆子里。

然后回到我面前说，爸，都是一块一块的。

我嗯了一声。

回来路上，父子俩聊天。儿子说他看过我写的几本书。我笑笑。



《老船侧畔》(油画) 吴楚宴 作

动物档案

城里的蛙声

许卫国

开，一抽，哗啦哗啦，青蛙从断线处纷纷滑落水中，四处逃散。有的潜水，不辞而别；浮水的还朝我深情凝望，或怀疑这自由来的突然，是真是假？就在我青蛙一样如释重负，也要离开时，过来一个手拿鱼钩的大男孩，立即判断是我放走了他辛苦捉来的青蛙，便毫不犹豫，不偏不倚，使我的左右脸颊发出春雷一样的声响，耳朵里顿时如蚊蝇纷飞，泪如春雨，那大男孩也觉得手掌发麻了，再看我比青蛙还可怜，便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望着明亮的水面，一个青蛙的影子也没有，一丝蛙声也听不见，耳朵里蚊蝇依然没有散去，我望着河水像河边的树，坚定不移，久久不动，若是细心的人看到，一定以为我是想不开，要投河。

青蛙，我为你挨打，为的就是要听到你的歌唱，那也是幸福。幸福都是奋斗来的。那些时候我会坐在小河边听得人迷，以致后来我学的蛙叫，连青蛙都信以为真，和我对歌，一唱一和，一呼一应。有时他们休息，我学几下他们的叫声，都能引来他们加演、共鸣。我还看见青蛙在水面东张西望，寻找我的叫声，我不知道我的发声是他们的发声还是

儿子可能觉得我有点不相信，一边走一边说，他觉得我写的那些文章都是真实的。其中的人物，既很可怜又很可悲。儿子说，世界上这么多人，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完全不可以理解，但他们也是人。有句话说，爱恨相加。大致是可以表达这一个复杂的情感吧。我点点头，抚摸了一下儿子的脑袋，又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儿子，你说的很好。很多时候，老爸也是这样想的。

儿子又说，其实还是教育的事儿。读书是一件可以改变人的素质的事情。古代的那些书生，虽然可以通过考试（科举）来实现人生理想，可是，他们仅仅是实现了自己个人的那种理想，能够为更多人做事的，还是很少。现在不同了，一个人可以走遍世界，联络和认识更多的人，去做某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听到这里，我把儿子抱在怀里，眼泪悬悬欲滴。

过了马路，儿子又对我说，老爸，其实当作家不好，因为，作家就只能告诉别人已经发生了的事，不能把未来的事情说清楚。我笑了一下，问他未来有哪些事情发生。儿子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在未来，人可能就不像人了。你看科技发展多快，以后的人，借助科技多了，就成了科技人。还有，人以后可能都会很孤独。

我惊诧，儿子才十一岁，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呢？而且说得比我还深刻。我再次抱住儿子，想对他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怎么说。我知道我不能否认儿子刚才说的话，他说的那么多，很多已经得到验证。儿子又说：老爸，要像现在这么发展，肯定是好事，可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出现。可是，人类总是有办法的，就像你们这一代不能解决的，我们这一代说不定就轻松搞定了。我呵呵笑了起来，牵着儿子的手不由地加了一把劲。

诗路花语

海路

方世国

每个夜晚
我们都把星星的光辉
忽略不计，关心这片港湾，桅杆上的
灯盏，一盏接着一盏，把海面渲染
夜渐深，渔火阑珊处的潮水
已经疲惫，泊在海面上的
小船，多么孤独
多么寂寞
我也困了，该回到大海边
我的这间小屋入睡
夜，这么深沉、冰凉，你仍不敢打盹
望着夜空的星宿，等待那颗闪烁的
北斗，指给明天驶出的
那条海路，明朗一些
开阔一些

像我这般年纪的稻子

余芳媛

像我这般年纪的稻子
已经过发芽，抽穗，桂花
现在是灌浆的时候
有过初生的喜悦，生长的痛苦
大多数的时候是平静的
风和落日，点点的繁星都很熟悉
寂寂的蛙鸣回荡在耳边
是页页翻书的声音

偶遇凤凰树

李娟

长长的街道
穿着汽车、人流的外袍
轰隆隆的灯光拖着疲惫的身体
劳碌奔波

嘈杂处是一排凤凰树
羽毛似的叶片漂浮在空中
片片相连，彼此相偎
积成一树一树的云
舒卷的云丛结出两个背靠背的月亮
透过浓密的树荫
在清淡的光影里
篱落呼灯
蟋蟀唱歌

转角处
夏风在奔跑
我在尘世中游走
记不住历史的脉络
时光的痕

夕阳下的村口

符海沧

初夏，落日倾尽大地满腔依恋，整个
田野浸染绯红，仿佛在燃烧。
村庄上空，纯净、黄灿灿无比。
一棵大榕树，挺立村口，飘逸风中。
几只鸟儿鸣叫轻跃树巅，呼儿唤女，
似乎在跟夕阳道别。
时光瞬间划过耳际，
好像听见奶奶喊叫我的乳名，岁月
缠绕着的拐杖，龙钟老态，站立榕树底
下。

奶奶与大树一样沧桑，风中摇曳的
残年，颤颤巍巍。
我骑着牛背，驮着残阳，暮归，一片
苍茫。
而今，奶奶的背影，随着最后的一缕
阳光，沉入大地。
渺渺无寻。
就在这即将消逝的余晖里，
我却倚靠树旁，独自一人，细细品味
着，
曾经与奶奶，手心紧贴着手心的温
暖。

椰子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